徐麗洲痧痘兒科專家

地址 老閘橋北小菜場對面
電話四二一四六

克倫醫院
確有把握根本治療生殖機能障礙
本院特請男女專科醫師以歐美各國最新科學無痛方法治療
陽萎早洩 夢遺滑精 梅毒下疳 白濁橫痃 血淋白帶 月經異常 子宮疾病
無論初起復發一經醫治保可於最短期間完全痊愈永無後患
上海西藏路遠東飯店對面

于右任遂汪精衛屈服

（快識）

監察院院長于髯、最近忽發豪興、彈劾行政院院長汪精衛、記者在前期本報即謂此乃一種做做表面文章之苦肉計、不久即可相安無事、果然不出所料、中央即認爲應無庸議、輕描淡寫過去、惟于汪二人則仍假惺惺提出辭職、此等裝腔作態、實令人作三日嘔、昨據京友云、現于汪對辭職問題均已打消、于並向汪攜手釋嫌、彼此一笑了之、據監察院中人云、于髯與汪友誼甚深、此番提出彈劾、實基於高友唐等之提議、身爲院長者、不得不具彈劾書、于本人對汪並無惡感、亦因既在其位、不能不做、實有不得已之苦心、其議甚爲可憫、以堂堂監察院在辱國喪權之協定簽字半月後方始發難、已屬有忝厥職、今所提之彈劾案、結果又等於零、于髯剛毅之氣、爲汪所屈服、政海變幻、令人太息不置、

粵省取銷通緝朱卓文案

（橫戈）

猶憶國民黨聯俄容共時代、黨權既高於一切、顧黨權則爲汪胡廖三人所掌握、以汪胡廖三人、最爲俄顧問鮑羅庭所寵信也、汪胡廖三人中、對於黨的工作、廖尤爲奮闘、即廖夫人何香凝、亦能夫倡婦隨、故是時廖任中央組織部長兼工人部長、何香凝則任婦女部長、粵諺有「一床三部長」之語、即指廖何夫婦也、不意廖以[illegible]中央黨部門前[illegible]時與廖同時飲彈斃命者、有今之交通部次長陳孚木之兄陳秋霖、因此黨的方面、認爲極嚴重事情、對於兇徒、極力踹緝、而認爲主犯者、則爲老革命黨員朱卓文、朱於是[illegible]聲、數年以還、憔悴海外、[illegible]亦恆言爲夫報仇、不願[illegible]立、但廣州之西南政務會議、忽於[illegible]月二十五日議決將廖案之嫌疑人朱卓文通緝案取銷、是則廖案至此、完全了結、獨不悉何香凝對之、將作何感想耳、

魯滌平之今昔

（竹波）

魯滌平之得有今日、全恃[illegible]延闓之拉攏、追譚赴召修文、魯遂盡力以[illegible]事蔣氏、旋得遷調浙省府主席、惟[illegible]以爲蔣氏之出此、實疑譚此乍一[illegible]辦法、而繼任之人、常已內定、故[illegible]欣然就任、輒存五日京兆之心、遇事每不顧奮進、上月浙省府突傳改[illegible]、魯即匆匆晉京、而謁蔣汪、商討一切、迨返杭、褚民誼既有浙省府決不改組之申述、而魯亦遇事奮進、不[illegible]如以前之畏葸、是足證最近之將來、魯決不致去浙之他、而浙人之反對軍人主政、亦徒事擂鼓佈陣、終無效也、

災民謠

（陳焜）

千里長江下夔巫。越宜穿荊來鄂都。湘漢交流此尾閭。其上洞庭澤。其下梨子湖。蛟龍所窟穴。孰令成膏腴。洪濤泛濫勢所驅。大陸淪胥吾其魚。吁嗟乎。大陸淪胥吾其魚。吾其魚。何足吁。王孫不必泣路隅。遍地禮荊棘。舉國長萑苻。有田未能鋤。有宅未能居。孰是父母孰妻孥。救死寧復惜區區。君不見白骨成丘血成渠。血成渠。果何辜。生死肉骨向誰呼。可憐戰場竟無賦。不如流民尚有圖。飢時給我糈。寒時給我襦。漫道官家弗勤劬。噢咻姁嫗意有餘。天命既已定。人力亦已痡。爲我謝羣公。臣罪自當誅。

報工罷工記

（劉鵠）

時事新報前因代印大晚報而引起勞資糾紛、一部份離館工人、因不願依照該館章程、回館登記、填具志願書、館方即將是輩解職、雖迭經調人斡解、然卒因雙方條件、距離太遠、不能妥協、相持以來、迄經二月、申新時三報工人、爲援助時事離館工友起見、於前日一律罷工、申報工人、且於是日上午、將工房及電話間看守、後經該館報告捕房、派捕到來、各工人始行散去、館方隨即將工房封鎖、其他新聞報時報亦然、各報恐肇事端、均臨時加派探捕駐守、免生意外、致於各報館方、對於此次工人罷工、置之不理、聽其變化至如何程度、然後相機辦理、因[illegible]方以工人罷工、前未與館方接洽、即所登之新聞、亦未徵館方同意、未經編輯部批閱、[illegible]爲侵害館方主權、故以冷靜態度處之、工人方面、因不能公開集會、故在外臨時開旅館房間、祕密開會、市政府暨工部局、對於此次報工罷工、甚爲注意、市政府已令社會局派員調處、該局已派第三科長許也夫出任調停、不知此一幕罷工風潮、於短期內能圓滿解決否、

高友唐彈劾陳紹寬

（亞農）

[illegible]以來、[illegible]於海[illegible]日海軍司令鹽澤[illegible]赴漢滿鐵時、吾海軍之某艦、[illegible]鳴炮歡迎、以此種種、益足增加人對海軍之惡感、輿論嘩然、責難備至、海長陳紹寬氏、以吾國海軍、根本即不能爲軍、曾六上辭呈於行政院、去志頗堅、汪院長及蔣軍事委員長咸深悉箇中苦況、除將辭呈退回外、並數次面加慰留、陳氏因此稍稍打消辭意、詎當此時、監察院委員高友唐、以當十九路軍在滬抗日最烈時、爲防禦敵方飛機擲彈起見、曾向海軍當局假用高射炮、及造船所鋼板應用、而竟遭拒絕、特於前日對陳氏提出彈劾、中央尚未有所表示、而滬上各大報對於此事、多未登載、僅平津各報刊出、不知何意、亦新聞界之新聞也、

車照印花稅款之糾纏

（丁園）

前上寶印花稅局局長朱季久君、爲增加稅收計、特定新章、凡屬車輛、均須實貼印花、惟此事須會同公用局方能順手辦理、該局迭次派人與公用局方面接洽、經十餘次之磋商、始行商妥、惟爲免除實事上困難起見、改爲附照帶徵、由局將印花稅票當衆焚燬、所有車照印花、亦專以營業汽車自用汽車包車爲範圍、其他苦力所拉之黃包車、亦一概豁免、辦法甚是、雙方商定、即於一月份起實行徵收、公用局之車照以春季爲最旺、故車照印花能附徵有一萬數千元、詎公用局並不將此款盡解上寶印花稅局、僅謂中央欠市政府一萬餘元、特將此款劃抵、上寶印花稅局以白費心計一場空、遂向總局請示辦法、由總局轉呈財部向該上海市政府交涉、財部則以所欠市政府整用之槳和軍艦殉難恤金及田桐治喪費等款、變已由前市長張岳軍支去、彼此公牘往還、糾纏至今、尚未交割清楚、於此一小端、亦足見我國財政帳目紊亂之一斑矣、

本報啓事

刻接孫玉聲先生「退醒廬著書譚」一稿、約萬餘言、先生年屆古稀、曾著小說數十種、計其字數、不下一千萬言、著作等身、洵非虛語、今自述其著書之心得、必有可讀、不日在小說欄內披露、讀者其拭目俟之、本報下期增刊「顧飛女士畫展特刊」、特此預告、

抗日陣亡將士追悼會的感想（下）

（陸詒）

這個沉痛悲壯的印象、至今猶深鐫在記者的腦海中、至今未有一刻忘掉、尤其在舉國哀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的今天、這個印象又突然浮現在我的腦海裏越覺清晰、如果愛國的同胞們是誠意追悼這般爲中華民族爭自由而陣亡將士們的話、我以爲不該祇重於形式上的一時的儀式追悼、而忽略于內心的永久的精神追念、並且不但僅作內心的永久的精神追念、還應該毅然決然的動員起來、踏着先烈的血跡、向抗日救國這個偉大的目標、作繼續不斷的英勇的邁進、在這完成先烈未竟事業的努力過程中、尤須要學習這般先烈奮勇沉着的戰闘精神、去做埋頭的實際工作、

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追悼會的一天於蘇州

宋子文遺失英文信

（猩飛）

[illegible]國要人中、凡言談書牘[illegible]起草案件、多有屏棄國[illegible]國文、而樂用洋語洋文[illegible]、若宋子文其一也、據聞日前宋以關於財政事項、親書英文函、致其姊丈孔祥熙、有所商榷、并以是函頗關重大、乃交由財政部總務司派專員送往孔公館、以資縝密及鄭重、不料送函專員、竟棄洪喬之遺行、將函遺失、但其如何遺失、究之該專員、亦無從答、宋以該函既非普通的函件、將該專員扣留嚴懲、并將究其遺失之用意、誠以無論國際或政府或社會、甚而至於私人、往往以一函之微、牽涉事件甚大、宋函倘不幸而有所反響、則該致貽誤要公、因極憤怒、遂送函專員、其罪不容誅也、

請飲

國產烟台啤酒

國難當前厥惟人人倡用國貨始克保持元氣而挽救危亡

烟台啤酒爲國貨中之翹楚最足以使愛國士志稱心滿意

總經理 上海同孚路八十七號 義成公司 電話三一四四三號

天一影片公司出品
第五部蠟維通有聲影片
●邵醉翁● 監製
●李萍倩● 導演
(主演) 官景琳 張振鐸 孫敏 李麗蓮
有夫之婦
今日在新光大戲院開映
今日在新光大戲院開映
●時間：三時 五時半 九時一刻
●價目：六角 一元 半日夜一律

金鋼鑽小說集

吳佩孚軼事
說部卮言

十九

金鋼鑽[illegible] 版權所有

爲水滸作考證、因特摘出東遊日記中關於水滸之記載、錄以示之、二月十日記內閣藏書、知部、忠義水滸傳（百回、明李贄批評）衷惠部、英雄譜（二十卷、目圖像各一卷、一名三國水滸全傳、明熊飛編、李贄批評、）須部、水滸全書（百二十回、明李贄撰、文一部、）水滸志傳評林（二十五卷、缺卷一至七、）按贄即李卓吾、二十四日、記有曰、吾國胡適之好搜輯小說家文字、余亦頗欲撰小說家列傳、苦於所見不多、明時小說家撰述最富者、無過李卓吾馮夢龍二人、余亦素喜收購、今見內閣書目、錄二家之書頗備、姑誌於後、亦徵存文獻之別開生面也、上列忠義水滸傳英雄譜、皆在其內、四月一日、記忠義水滸傳一百卷、李卓吾評、板心題、容與堂藏、板前有庚戌仲夏虎林孫樸序、次爲梁山泊一百單八人之優劣、次爲批評水滸傳述語、及論水滸傳文字、每卷標卷幾第幾回、今坊間偶見一百二十回本、亦標卓吾評點、此本似在其前、取兩本互校、今本（即一百二十回本）之九十一回至一百十回、蓋爲後來依據他種關涉水滸故事增輯者、目錄惟第二十六回、此本作鄆哥大鬧授官廳、武松鬥殺西門慶、今本作偷骨殖何九叔送喪、供人頭武二郎設祭、文字迥異、其餘九十五（之二）八十一（之二）九十（之二）九九（之二）僅二字之出

說部卮言

（陸澹盦）

（一）水滸

第六十回燕青勸阻盧俊義時、將吳用來意、完全猜破、甚至直指其爲梁山夕人所改裝、雖欲藉以顯出小乙之乖覺、但余意終嫌其太着痕跡、殊非水滸傳中所應有也、

李固爲盧氏都總管、事無鉅細、宜無弗預聞矣、乃第六十回謂盧俊義行至水泊附近、在衣箱中取出白絹大旗四面、李固見之、始叫苦不迭、一若此四旗之製、盧俊義嘗深祕之、雖親如李固、亦未知悉、俊義何以必詭祕若此、殊令人無從索解、

盧俊義之漫遊山東、爲避災耶、爲作賈耶、抑爲向梁山泊羣盜尋釁來耶、就其預製四絹旗以觀、則是避災作賈、均屬托詞、其處心積慮、實欲與梁山諸劇盜、一決雌雄、然盧俊義爲河北巨室子、安富尊榮、豐衣足食、宜可與世無爭、與人無忤矣、何以必好勇鬪很、以一人之力、無端向梁山諸盜尋釁、揆之情理、似終不可通也、

燕青與楊雄石秀、素不相識、第六十一回謂三人在途中相遇、燕青被楊雄一棒打倒、石秀拔刀欲殺之、見其手腕上刺有花繡、始知其爲盧俊義家之燕青云云、按北宋時江湖豪俠、多刺花繡、即梁山之人、刺花者亦不少、以手腕上刺有花繡、遽識其爲燕青、似甚牽強也、

吳佩孚軼事

（瀨六山房）

吳與馮玉祥、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諳鈐嫺熟、氣宇恢宏、是吳所長、自信太深、性極褊急、是吳所短、善於將兵、甘苦與共、是馮所長、立異矜奇、不近人情、是馮所短、惟同以外患爲憂、認定練兵爲國防性質、以東鄰爲假定之敵人、則兩人若出一轍、而目光過高、不爲人下、則又兩人所同具之疵累也、吳平時深不滿於外人之經濟侵略、故每見外人、輒不樂招待、顧在事實上又所不許、乃恆以滑稽態度出之、其在曹錕總統時代、以直魯豫巡閱使名義、常駐洛陽、有某國製革廠代表入見、吳忽詢之曰、貴國人嗜食牛肉、善治牛皮、亦知貴國牛種何自而來乎、某代表瞠無以應、吳曰、貴國牛種、乃自中國輸入者也、昔吾國有仙人老子、騎青牛出函谷關而去、即往貴國傳道、故貴國牛種、咸爲老子所傳、言已大笑、代表聞而不懌、然不知老子爲中國何人、故亦嘿然而罷、此吳不願外人經濟侵略之一證也、

革命軍自湖南進攻武漢、吳初以爲革命軍不足慮、逗遛北方、欲分奉軍攻奪南口之功、迨軍事緊急、岳州已失、始星夜奔回、則革命軍已聲勢浩大、不可再遏、紙坊及汀泗橋兩役、吳軍精銳喪失三分之一、吳無可如何、撤兵退守、卒以銳氣已挫、不能復振、孫傳芳時以五省雷兵、頓兵九江、觀望不進、說者謂孫與吳氏、本有嫌隙、孫自逐奉軍後、頗欲再取兩湖地盤、以期長江上下游、聯絡一氣、故坐視不[illegible]、[illegible]俟革命軍攻克武昌之後、

龍龜

短篇小說

（六十）

（景星）

[illegible]像發酵的麵缸、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老龍起先到沒有介意、後來便漸漸的發覺了、不禁驚而且喜、忙向金玫瑰問其究竟、金玫瑰粉頰一紅、低聲道、你還不知道嗎、經水有好幾個月不到了、老龍聽得、直樂得手舞足蹈起來、忙道、這是喜啊、好太太、月中舞場、你切不要再去了、須知有孕的人、要抱鎮靜主義、一個不小心、閃胎小產、可不是頑的啊、等待太太分娩之後、隨太太到那裏去、我斷不敢阻止、可憐我辛苦半生、不過就是你腹中一些成績、萬一再不能公開展覽、我便要頭套獅兒、不做人了、你能夠揍一口氣、生一位公子、我立刻便將你捧到家堂木主面前、那些秀而不實的小太太、門門[illegible]了出去、金玫瑰[illegible]他這一番話、說得又誠懇、又可[illegible]便准了他的所請、再不到跳舞場裏了、顏老板知道金玫瑰有喜、忙對龍大人說道、你道我的眼力如何、果然上了我的話、你拿什麼來謝我、龍大人忙道、隨你的意思吧、要什麼、便什麼、老顏道、這些都是笑話、我現在有兩句要緊話關照你、如今有了喜、趕緊接到公館裏去、到了公館裏、你可以監視她、不准他去跳舞、以及看夜戲、更有水菓一類東西、不准她吃、因爲多食水菓、臨產的時候、要發種種困難、老龍道、不錯、不錯、我今天便接他回去、他回去果然派人收拾一個房間來、將金玫瑰接到公館裏面去、

醜陋底愛情（二）

言情小說

（還吾）

（一） 可惜一個聰明和善的姑娘。

「那末成了什麼呢？奇談。」

「便成了巴慾。」

「你這話，委實益發糊塗了。」

「你仔細思量一下吧。」

「何用思量得呢。不認識愛情，除非是笨牛；我在對牛彈琴了。」

「哈哈！」黃冰忍不住笑了出來。

可人從他的好友黃冰醫生的家裏出來，回到自己家裏去時，路中一壁走，一壁暗想；莫不是他的未婚妻，是個麻面婆，或是瞎了一隻眼的，才會說出這樣怪話來。豈有這樣希奇的見解？可笑。

黃熟梅子

長篇小說

（琴雲生）

黃熟梅子

老三的阿斯

福裕里在花國地理中，大約算是最幽僻的弄堂了。弄中的書寓，多捨不得裝點門燈，黑魆魆的弄堂，顯着'十分悽慘'的景象，有人曾錫以'桂花弄堂'的雅號，他說福裕里出來的堂差，十九帶點木樨香的風味。這句話，我未敢贊同。不但生恐觸犯了福裕里全體的女同志，猶怕對不起孔方和丕曼兩位老友。

曾記得有位敝同鄉，請丕曼在福裕里吃花酒，丕先生枉恐闖了三年堂子，福裕里竟是未識荊州。他的包車夫——江北小三子——更無足怪，盲人瞎馬，足足在廣西路漢口福州之間，兜了一個鐘頭，完是不得其弄而入。幸虧丕先生福至心靈，折到新清和一家朋友的相好裏，問明[illegible]，才免了名落孫山。後來給那相好說了出來，形容丕先生滿頭大汗，五中如焚的情景。一時傳爲美談，差我的北里志中，倒生添了一番見識。若沒有這段公案，今天孔方之招，我豈[illegible]爲